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七冊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七冊

中華書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通州中興印刷廠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16 · 28 1/4 印張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1—900 冊

統一書號: 17018·174-17 定價: 20.80 元

陶雲逵先生遺像



事 略

君諱雲逵，姓陶氏，原籍江蘇武進，寄居天津。生於遜清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即公歷一九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少稟異資，年二十，畢業於南開中學，繼升入大學部肄業，爲李濟之先生人類學班之高材弟子。十六年遊德國，入柏林大學攻人類學凡六年，得博士學位。

君歸國後，於二十三年來本所任編輯員職。時適雲南教育廳以該省民族複雜，商請本院選派專家前往考察。前總幹事丁在君先生徵君同意，君欣然願往。遂於是年秋與凌純聲先生偕同趙君志誠、勇君士衡同行赴滇。抵滇後，考察工作分兩組進行。君偕趙君北趨麗江一帶，調查麼些族；繼至中甸、維西一帶，調查栗

栗、怒子、依子等族。後復由毒龍河經西部滇、緬沿邊而至南部滇、越沿邊之九龍江，歷程凡千里，所遇之族類如民家、擺夷、保黑、阿佤、保僮、窩泥等等，皆一一測量其體質，詳察其風俗習慣。二十五年返京，即將其兩年來實地調查所得材料，從事整理研究。

二十六年夏，七七事變起。君隨本所始遷長沙，繼至南嶽。旋京、滬陷敵手，中原震動；研究工作，難期開展。君慨然重遊雲南，思所以繼續工作，先後任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教授，兼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君執教雲大、聯大，則誨人不倦；主持南開之研究室，則擘畫有方；而於調查研究工作，尤不遺餘力。嘗於三十一年暑期調查雲南新平保僮，在揚武墳發現其圖騰遺制。方擬於次年暑假更赴貴州調查苗族。不幸於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回歸熱病逝昆明，享年僅四十。夫人林亭玉女士，精音樂。遺女一，年甫彌月也。

君治學精勤，雅善寫作。所著論文在本刊發表者有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移、幾個雲南土族的現代地理分佈及其人口之估計及碧羅雪山之栗栗族三篇；在本所人類學集刊發表者有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一篇。其博士論文華歐混合血種——一個遺傳學的研究之漢文節譯本，則刊載於民族學研究集刊之第二期。此外論文十餘篇散見於西南邊疆、邊疆人文、邊政公論等刊物中。方期於人類民族之學多所建樹，不幸遽痛殂謝！不僅為學術界之損失，實亦國家之一大損失也。謹敘涯略，以志哀思。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七本

目 錄

問答錄與說參請	張政烺
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	陳 槃
古讖緯書錄解題(三)	陳 槃
古讖緯書錄解題附錄(二)	陳 槃
漢代察舉制度考	勞 榦
說文序引尉律解	張政烺
論萬曆征東島山之戰及明清薩爾濟之戰	王崇武
明成祖朝鮮選妃考	王崇武
唐唐臨冥報記之復原	岑仲勉
切韻指掌圖中幾個問題	董同龢
阿保機卽位考辨	楊志玖
洪承疇背明始末	李光濤
記栗栗語音兼論所謂栗栗文	芮逸夫
碧羅雪山之栗栗族	陶雲逵
魏晉的中軍	何茲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出版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第十七本

撰述人索引

人 名	篇 名	頁 數
王 崇 武	論萬曆征東島山之戰及明清薩爾滸之戰	187
	明成祖朝鮮選妃考	165
李 光 濤	洪承疇背明始末	227
何 茲 全	魏晉的中軍	409
岑 仲 勉	唐唐臨冥報記之復原	177
芮 逸 夫	記栗栗語音兼論所謂栗栗文	803
陶 雲 達	碧羅雪山之栗栗族	327
陳 槃	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	7
	古識緯書錄解題(三)	59
	古識緯書錄解題附錄(二)	65
張 政 烜	問答錄與說參請	1
	說文序引尉律解	131
勞 幹	漢代察舉制度考	79
董 同 龢	切韻指掌圖中幾個問題	195
楊 志 玖	阿保機卽位考辨	213

問答錄與「說參請」

張政烺

問答錄一卷，寶顏堂祕笈本，題「宋東坡蘇軾撰」，「明仲醇陳繼儒，九疑李日華校」。前有題辭云：

東坡以世法遊戲佛法。佛印以佛法遊戲世法。二公心本無法，故不爲法縛，而談諧謔浪不以順逆爲利鈍，直是滑稽之雄也。彼優髡視之，失所據矣。刻東坡佛印問答錄。萬曆辛丑九月口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辛丑乃萬曆二十九年。趙開美嘗刻仇池筆記二卷，志林五卷，艾子雜說一卷，問答錄一卷，續雜纂一卷，漁樵閒話二卷爲「東坡雜箸」。流傳甚罕，頗不易見。此本前有趙氏題辭，知所據卽趙刻本，至趙氏根據何本則不可考。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二：

東坡問答錄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蘇軾撰。所記皆與僧了元往復之語，談諧謔浪極爲猥褻。又載佛印環疊字詩及東坡長亭詩，詞意鄙陋，亦出委巷小人之所爲。僞書中之至劣者也。

此據內府所藏卽寶顏堂祕笈本，觀次條漁樵閒話之提要可證祕笈本此二書同冊，總目遂一併入錄。此書非東坡所撰凡讀書人皆能辨之，提要之言可爲定論。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卷六，附錄，「子部小說」：

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問答一卷內閣文庫 日本舊抄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記東坡與佛印贈答詩詞及商謎行令，均俳調之詞。謂秦少游爲東坡妹壻。所載東坡妹與夫來往歌詩，馮夢龍蘇小妹三難新郎篇卽全採之，然詩實俚拙之至，無足觀也。書凡二十七則，與寶顏堂祕笈所收東坡問答錄爲一書，目亦全同，唯標目間異數字。祕笈本尙載萬曆辛丑趙開美序，亦不詳其來歷，蓋明以來好事者之所爲。此抄本第一則中「神廟」二字提行，「上」

字上空一格，第二十六則之「朝廷」二字上亦空一格，又似從舊本出者，今不能定其時代。或里巷相傳有此等語，後之俗人又造作詩詞從而增益之，因有此本，亦未可知耳。

此內閣文庫藏本今不可見，由孫氏所記可明以下數事：

1. 此書元名「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問答」，趙開美等校刻時嫌其名不雅馴，僭易今名。然觀其題辭云「刻東坡佛印問答錄」，去元名猶不遠也。
2. 元書不著撰人名氏，蓋趙陳重刻時增題「宋東坡蘇軾撰」一行。
3. 此內閣文庫所藏舊抄本乃自宋本出，故提行空格悉依宋式，孫氏云「蓋明以來好事者之所爲」殊屬無據。

此書向來未見舊本流傳，自孫氏發得於內閣文庫，撰爲提要記載詳明，今日遂得據以訂正寶顏堂本，使還舊觀，可謂書林之佳話矣。惟孫氏編目列之「子部小說」中，揆其意似仍從四庫總目之例以爲此乃「瑣語之屬」，則非能真知此書者也。

然則此何書也？曰：此南宋瓦舍說話人中「說參請」者之話本也。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條記當時瓦舍說話者有四家，一曰小說，二曰談經，三曰說參請，四曰講史書，其述說參請曰：

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

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亦有同樣之記載。按「參請」禪林之語，即參堂請話之謂。說參請者乃講此類故事以娛聽衆之耳。參禪之道有類遊戲，機鋒四出，應變無窮，有舌辯犀利之詞，有愚駭可笑之事，與宋代雜劇中之打諢頗相似。說話人故借用爲題目，加以渲染，以作糊口之道。若其技藝流行於瓦舍既久，益舍本而逐末，投流俗之所好，自不免雜入市井無賴之語。此書託東坡居士佛印禪師爲賓主，以參禪悟道之體述談諸譴浪之言，其事皆荒謬無稽，其辭多鄙俚猥褻，雖以「語錄問答」爲名，純屬小說舌辯一流，故知是說參請人之話本也。說參請者以說話爲主，觸景生情可增可減，其話本僅提供記憶，不必背誦元文，故可字句枯窘如此。觀宋人話本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半文言半白話，簡短生澀正復相類，不足異也。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

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

曰：「要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

此事西湖志靈隱寺志等書皆有記載，張氏之言當可信。問答錄中與佛印問答條演此爲文而託之東坡與佛印，則其成書至早不得在孝宗以前。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九以鳥對僧條：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難鳥語，畫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含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烟徑水涯多好鳥，竹窗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島。然僕又考之，不但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此引「東坡佛印語錄」即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問答之簡稱。按問答錄與佛印嘲戲條記東坡以計賺佛印披剃之下云：

……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玩王楙語意，知即疏釋此文。王氏書中時辨證村書野語，如卷二十六劉夢得鳥衣巷詩條辨摭遺小說王榭篇即今本青瑣高議別集卷四風濤飄入鳥衣園，卷二十八覆水難收條援證姜太公妻馬氏事，卷二十九俗語有所自條引姜子牙「賣漿值天涼」語，知其人不薄俗說，則偶爾涉及說參請者之話本亦固其所。據自序野客叢書寫定於慶元嘉泰間，是問答錄成書至遲不得在寧宗以後，然則定爲南宋中葉之作品可無疑也。

此書雖名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問答，而其往復之語率嘲戲之辭，蓋特假借此

二人爲「賓主參禪悟道」之形式而已，非有取於其禪理也。釋普濟五燈會元卷十六雲門宗，青原下十世，開先暹禪師法嗣，雲居了元禪師：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卽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

此述佛印來歷當屬實錄，問答錄與佛印嘲戲條所記佛印剃度原委純係野言。五燈會元又記佛印住持潤州金山寺日留東坡玉帶以鎮山門事，坡詩三首今見集中，而問答錄則不采錄。東坡性耽禪悅，所至樂與釋子往還，爲文亦多闡發禪理。明末凌濛初與馮夢禎嘗彙集評點此類文字爲東坡禪喜集十四卷，故五燈會元卷十七內翰蘇軾居士以爲臨濟宗，南嶽下十三世，東林總禪師法嗣。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八十五釋部參請條，元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癸集卷一釋教門參請條，並引東坡詩頗多，具見坡詩在所謂「參請」門之文獻中爲極有聲譽。翰墨全書且引佛印語錄知了元當日亦有語錄行世，惜今日不可見矣。東坡曠世天才游戲人間，佛印亦滑稽人也。據朱熹萍洲可談卷一及陳善門論新語卷十一，其往還事迹宋人筆記喜言之，必當時所樂聞，自是說參請者之絕好題目。及其說流傳既久，展轉傳會更不考究事實，兼爲迎合聽衆之低階趣味，益雜市井戲弄嘲罵之語，於是禪機少而惡謔多，遂成此書之形式，去「參請」之義遠矣。坡妹與秦少游諸詩及東坡長亭詩本與參請無關，大抵因其爲問答體且與佛印疊字詩同爲文字游戲，故錄中連類及之。秦少游與蘇小妹爲夫婦，小說及戲曲中常言之，明李翺戒菴漫筆卷六辨蘇小妹條已論其非是。東坡爲館伴以文字戲折虜使，岳珂程史卷二東坡屬對條亦有類似之事，而皆未必是實，蓋在南宋時此類傳說固甚多也。

說參請在南宋瓦舍中並不佔重要地位，夢梁錄都城紀勝雖有其目而未著明以此專門名家者。西湖老人繁勝錄泗水潛夫武林舊事記瓦諸舍技皆不及此，其不爲人重視可知。蓋內容既單調，材料又窮乏，自不易產生偉大之藝術也。嘗謂宋代瓦舍諸色技藝歷元至明大抵歸併於戲劇與小說兩途，說參請似亦未能例外。卽以東坡與佛

印問答之體言之，元吳昌齡東坡夢雜劇 題目：雲門一派老婆禪。正名：花間四友東坡夢。第一折及第四折皆寫東坡佛印參堂請話事，蓋卽撫拾說參請者之成說也。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卷十一蘇小妹三難新郎末段卽敷演問答錄中之坡妹與夫來往歌詩，秦少游答歌並疊字詩，坡妹採蓮疊字詩，東坡疊字詩四條。卷十二佛印師四調琴娘亦採用與佛印嘲戲，納佛印令兩條，皆明白可驗。嘗推此意就涉獵所及悉心鉤稽，考得若干說參請之遺文，將別詳之，姑不贅焉。

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

陳 槃

壹、方士釋名

貳、方士之思想與性行（上）

（1）雜學

叁、方士之思想與性行（中）

（2）以儒學文飾

（3）游『方』與『阿諛苟合』

（4）侈言實驗不離『怪迂』

肆、方士之思想與性行（下）

（5）詐僞——附論方士與義緯之關係

壹、方士釋名

『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舊有『方士』之目，簡言則曰『怪迂』。並見史記封禪書等。此本篇所欲論述者也。所謂周官，其中亦列『方士』。秋官上曰：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

……注，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蓋此士掌四方都家之獄，故曰方士，是職官也。與『怪迂』之方士，絕然無關，非所論。

『怪迂』方士，其得名，蓋由其方書，方說。所謂方書，方說，例如史記扁鵲倉公傳曰：

淳于意語文帝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

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按『接陰陽』，蓋卽房中方術。參考史記會注考證。傳亦曰，意『喜醫方術』。然則意所受者，方書，方說也。曰『禁方書』，曰『禁方』，言其不輕示人也。

方書禁祕，故亦曰『祕方』，後漢書濟南王康傳曰：

章帝特留蒼，賜呂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

『道術祕方』，卽方士祕方。方士亦曰『道術之士』，見下。因之其書亦稱『道術祕方』。

方書，方說省稱則曰『方』，宋玉高唐賦曰：

有方之士，羨門，高谿。……

史記始皇本紀曰：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

封禪書曰：

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鑒按，論衡道虛篇，『穀』上有『辟』字，是也。其游以方徧諸侯。

曰『有方』，曰『方中』，曰以某『方』，卽方書，方說矣。今其書目可考者猶有鄒衍之重道延命方。詳下篇。漢書藝文志以方技名其家；及小說，兵陰陽二家以『方』名者如封禪方說，辟兵威勝方等，是其方書之遺也。

云何方書，方說？方卽法，卽術，卽道，卽伎，通作技。卽數，卽藝，卽略；故其書說或『法』，或曰『術』，或曰『術學』，或曰『法術』，或曰『伎術』，或曰『方伎』，或曰『道』，或曰『數』，或曰『數術』，亦作術數。或曰『方數』，或曰『方略』，或曰『道藝』，或曰『術藝』。例如：

法 『方』之義訓，與『法』近。呂氏春秋先識覽曰：

妲己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

上曰『方』，下曰『法』，互文也。常語亦曰『方法』，則統言之也。

『方』『法』已可互訓，故方書方說亦或作『法』，漢書京房傳，上封事曰：

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

按此方士災異之說。『法』云云，卽方書方說也。京房本方士化之儒者，亦嘗自號『道人』。道人，方士別稱也。參考下『道人』條。

方書方說亦或作『師法』，漢書翼奉傳曰：

召問奉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按方書方說必有法式。師徒授受，遵而行之，故稱『師法』。翼奉亦方士化之儒者，觀此文可知。

又有所謂『畫法』者，云神人所設方也，封禪書曰：

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

畫，一作書。按中論脩本篇曰：『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蓋作『畫』是也。

術

術學

論衡亂龍篇曰：

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

按此道士，卽方士李少翁。事亦見封禪書。參下『道士』條。曰『道士以術爲李夫人』，『術』，封禪書作『方』。蓋術本訓道路，說文，按文心雕龍書記篇亦解方術之術爲路。是也。方則有法式之義。詳前。道路使人可由，法式使人可効，義訓爲近；故『方』『術』得通用互文矣。

方術亦學也，故又稱『術學』。漢書伍被傳曰：

淮南王安好術學，招致英雋百數。

按同書淮南王安傳曰：

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或曰淮南好『方術士』，或曰『好術學』，蓋『術學』，卽方術士之學。

法術

韓非子觀行篇曰：

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

按長生法術，謂方書方說。方書方說亦稱『法』，或『術』。統而言之則曰『法術』。

伎術

鬼谷子本經陰符七篇曰：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之人，繫其心於

己，效之於人。

或曰『伎術』，或曰『方』，互文也。漢書藝文志方技家敘曰：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呂序方技爲四種。

方技書，卽方書之一類。志以『方技』與『技術』互文。蓋『技』『術』者，藝能道路之謂，義同于方，故得彼此互稱。合而稱之則曰『技術』，或曰『方技』。

道 論衡道虛篇曰：

東方朔無李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

按曰『方術』，曰『道』，上下互文。『方』之義，本訓方法。『道』，路也。然則『方』之義引而申之，自得曰『道』。方士有其方道曰『得道』；其書亦以『道』名，如漢志方技家有宓戲雜子道，上聖雜子道之類：此則與所謂『形而上』之義爲近。蓋方士欲高尚其事，故爲形容之辭。其實『道』爲道路，是其初義。

然方士中，多有道家其人；詳下章『道家』條。而方士亦或作『道人』，『或』道士』，或『道術之士』。詳後。道家之所謂『道』，玄之又玄，是其義尤懸遠矣。方術之稱『道』，與夫方士之稱『道人』『道士』之等，豈其本諸此邪？顧『道人』『道士』『道術之士』之稱，古已有之。此其『道』，乃指道藝學說，與道家之所謂『道』者，不倫。詳後。方士之有是稱，抑其淵原于此邪？將立名寓義，各以意爲，都無一定法式邪？

方伎 論衡道虛篇曰：

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技，不升天也。

按『方術』與『方技』互文，是『方技』卽『方術』。『方技』內容，七略曰：

論方技爲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初學記二十引。

此與漢書藝文志分類合。此類皆方書也。

『方』『伎』亦可通訓，扁鵲傳：

是好爲方，多技能。

是『方』卽『伎』也。七略，漢志以爲『方伎』，統而言之也。